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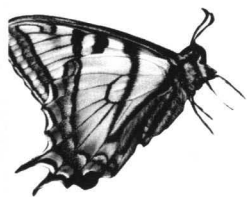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人类的眼睛是复眼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？他看见的又是什么？

复眼

王彪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

如果人类的眼睛是复眼，那会是怎样的情景？他看见的又是什么？

复眼

王彪著

■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复眼/王彪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6. 6

ISBN 7-5321-2997-7

I. 复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8631 号

责任编辑:曹元勇

封面设计:王志伟

复 眼

王 彪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l. sta. net. cn

网址:www. slcm. 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5 插页 2 字数 115,000

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100 册

ISBN 7-5321-2997-7/I·2301 定价:16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复眼：昆虫主要的视觉器官，由许多六角形的小眼构成，例如蚂蚁一个复眼由 50 个小眼构成。

——《现代汉语词典》

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
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

——卞之琳《断章》

镶满镜子的咖啡馆

整整一个下午了，他就呆在那间咖啡馆里。他最近经常这样，一个人，无所事事，却享受着近乎忙乱的快乐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找对了地方——“蜻蜓”咖啡馆总是那么奇妙，充斥着变幻的场景和同样变幻的人事，喧哗与寂静恍若孪生兄弟，好像命中注定就属于他这类沉迷玄思，又乐于虚度光阴的人，或者，它本身便是个象征。

其实，马绎很早就喜欢上这个地方。它是座圆形的大房子，位于常茂路与中山南路交汇处，看上去像一座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堡垒，这在城市的其他地方极为少见。房子四周镶满六角形镜片，屋顶通透，穿过玻璃可以看见蓝天——阳光从上面下来，照在墙面的镜子上，像一束束舞台的追光，再从镜子折射出缕缕光斑。坐在座位上望过去，房间里就弥漫了时而炫目时而

幽暗的光影。看什么都影影绰绰,包括喝咖啡的人、桌子上冒着热气的杯子、来回走动的穿橘红马甲的侍者,还有大街上的车水马龙。更别具一格的是,这儿的桌子也是六角形,被巨大的圆形空间包裹,排列成蜂窝状……天哪,这多么不可思议!马绎每次置身其中,都不得不惊异于眼前的奇迹,忘不了自言自语嘟哝一声。因为以他的观察习惯来看,咖啡馆简直像一只庞大的复眼——那是一种昆虫的眼睛。从某种方面说,它比人类的眼睛要美妙透彻。至少自命为半个昆虫学者的马绎一直这么认为。

也许这个看法有点可笑,但马绎知道自己是认真的。他是一所大专的写作老师,却多年痴迷昆虫学,这个身份多少与马绎喜欢的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相仿。纳博科夫深爱此道,对他来说,去郊外捕捉一只小小的世所罕见的蝴蝶,其乐趣绝不亚于写作。当然马绎不敢自比纳博科夫,他在写作上乏善可陈,昆虫学的钻研目前也还只是业余级水平,可他固执地相信,他已经有了惊世骇俗的发现,等他写成一两篇研究论文,他在这个领域崭露头角绝不成问题。

已经是黄昏了,咖啡馆的热闹有增无减。喧嚷声此起彼伏,蜂窝状的座椅上,冷不丁爆发出一阵哄笑。侍者在小心翼翼穿行,像一只只忙碌又井然有序的工蜂。马绎喝了口咖啡,很快,他看见一个女孩从门外进来了。他是从墙上镜子的反光里看到她的,由于光线的折射作用,女孩的身姿好像在飘动。门梁上方的风幕机吹起她的裙子,露出光滑结实的小腿。这一瞬间,他好像下意识地看见这个女孩宛如蝴蝶一般飞了起来。

马绎默默计算着她飞动的速度与方位,这同样是在下意识的一闪念间进行。很好,他的业余爱好已让他训练有素了,就好

像他看见的真是一只飞舞的有待他捕捉的珍稀蝴蝶。结果非常美妙，女孩最终会落在他对面的座位上。咖啡馆生意太好了，眼下只有他对面的这只空位。

女孩在房间里转了一圈，有点怅然若失。她朝马绎这边走过来，目光还在东张西望。

现在，马绎尽量装得毫不在意，用手指轻轻弹了下烟灰。但他还是被她惊人的美貌吓了一跳。

“对不起。”他说。

女孩嫣然一笑。她应该不超过二十岁，可化了浓妆，反显得老相了，当然也可以说，她的年轻里增加了点虚张声势的老到，好像很风尘的样儿。她大模大样坐下，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马绎说：“我说对不起。你在等人吧？你瞧，座位只有这么一个了。”

他这样说好像是自己占了她的位子。遗憾的是，他的殷勤看起来没起什么作用，漂亮女孩显然见多识广，因而宠辱不惊。

女孩把侧着的屁股扭过来，顾自从小坤包里掏出一面小圆镜，很认真地对镜子抿了抿嘴唇。她的唇膏浓而艳，这会儿濡湿了，闪烁出一层亮晶晶的荧光。直到这时，她才像想起什么似的，对他淡淡说了一句：“哦，你别客气，这儿他妈的是人太多了。”

她说了句粗话，而且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回答他，听上去有些突兀。马绎又喝了口咖啡，盯着女孩的小圆镜，越发殷勤地说：“其实你不用在包里找，墙上到处都是镜子啊。”

这一下，他的关切奏效了，女孩先是愣了一愣，然后饶有兴趣地睨了他一眼，吃吃笑了，“见鬼，你这人看上去老大不小的

了，不会还没结婚吧？”

女孩的神情分不清是调侃还是揶揄，没头没脑的。马绎被问住了。他一疑惑，就瞪大了迷茫的眼睛，也瞪着女孩，“结婚？这跟结婚有什么关系？”

女孩说：“怎么没关系？你难道没见过你老婆化妆吗？”

马绎顿时泄了气，“恰恰相反，”他愁眉苦脸着说，“我老婆她化在化妆上的时间远比做饭的时间长。”

“那就对了，女人都这样嘛。”女孩说。

“可她好像不是化给我看的。”马绎说。

女孩忍俊不禁，扑哧一声把含在嘴里的咖啡吐了出来。她说：“看不出你这人还真逗！”

有几滴褐色的咖啡溅到马绎的T恤上，马绎一点也不生气。这会儿女孩的失态别有一番娇嗔的风韵，他也附和地笑起来。

女孩脸上的某种表情让他似曾相识，可又无法肯定。他见过她？或者跟她有点相像的人？那会在什么地方？他们说过什么来着？他有些想入非非了。女孩熟练地点上一根烟，吸一口，有乳白的烟雾从她红唇上弥漫开来。他认出那是“摩尔”，比一般的烟要细长，夹在女孩白皙的指尖，像电影里的一件道具。女孩抽烟的样子迷人极了，艳红的嘴唇嘟成一个小小的圆圈，宛若含苞欲放的花蕾。他知道她并不真吸，那只是一种优雅的消磨时光的游戏。她果然在等人，他想。

一个卖洞箫的江湖艺人坐在窗玻璃外，炫目的夕阳下，他握洞箫的手无精打采。箫音时断时续，单调冗长，仿佛疲惫不堪地响了一百年。空气里有一团灼热的气息，时光好像凝滞不动了。

女孩离开座位，站到柜台前拨打电话，她的声音突然高起来，像是在喊：“……对啊，常茂路……84号，不是早告诉你了吗？喂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
女孩的语气焦灼急切，马绎莫名其妙讨厌起电话那头的那个男人——他敢肯定，那一准是个男人。尤其让他不能容忍的是，这个男人竟然不知道“蜻蜓”咖啡馆。他想，他真是个白痴呵！

有一阵子，从风幕机吹下的风又掀开女孩的裙裾，掀得很高，把她光裸的大腿也露了出来。那截大腿像一道雪亮的电光刺中了马绎的眼球。它远比他妻子身上的要白，亮。这个联想立刻使他懊丧不已，事实上，他妻子好久没让他碰她了。

女孩重新回到马绎对面，她没注意到此时马绎神情恍惚。咖啡馆的喧闹再次响起，是一群年轻人在大声嬉笑。夕照的余晖投在墙壁四周的镜片上，散射出五颜六色的反光，整个圆形房间的光影越发恍惚迷离。

马绎若有所思，朝女孩嘟哝了句：“哦，复眼。”

女孩没听明白，“你说什么？”她侧着脸问。

“你该告诉他，”马绎比划了一下手势，“你刚才在电话里该这样告诉他，这是一只复眼。”

女孩疑惑地扬了扬眉毛，她仍然没听懂他的意思。

马绎一脸肃然，“我说的是这间咖啡馆，它像一只昆虫的眼睛。”

女孩有些无聊地耸了下肩膀，她对马绎的发现毫无兴趣。“噢，原来你是个诗人。”她嘲讽般说。

“不不，我不是诗人。”

“那你是科学家了？”女孩坏笑，那嘲讽的意思就肆无忌惮了。

“也算不上。”马绎像被什么东西弄疼了似的撇撇嘴，“确切地说，我是个昆虫爱好者，仅此而已。”

女孩长长地舒了口气，似乎相信了这种说法，开始打量起这间被他称为复眼的咖啡馆。

马绎自鸣得意地振作了下情绪，想问问女孩，如果她还在学校念书，她的生物老师应该教过她，复眼是昆虫的眼睛……一个男人宽大的身影挤进玻璃门。这团影子是如此庞大，像巨型蝙蝠张开的翅膀，咄咄逼人。男人的脸因此模糊不清，但他脸颊一侧的络腮胡子被镜子的橙色反光点燃了，如同一堆杂乱纠结着的火苗。马绎以为女孩要等的人来了，可女孩一脸茫然。就在这时，男人宽大的身影一分为二，从他的臂弯里探出一个长发女人的侧影。这两人都穿着黑色衬衣，相拥着行走，长发女人纤巧的身躯就完全被男人的魁梧吞没了。咖啡馆的光线朦胧起来，又是逆光，这对男女似分似合的影子映在镜片上，满是重重叠叠的幻影。

女孩似乎被这片幻影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她头晕似的揉揉太阳穴。门口那个男人看了看拥挤的咖啡馆，迟疑了一会儿，很快埋下头去。他旁若无人地用鼻子去拱怀里那个女人的颈窝，女人怕痒地缩起身子，咯咯笑起来。风幕机把女人的长发吹散开来，丝丝缕缕缠住了男人的胳膊。整个过程中，马绎始终没看见女人的脸。

男人轻轻一用力，再次裹挟着女人，转出门去了。那女人好像又被吞没了一次，镜子中只留下男人的背影。

马绎的心突然提了起来。“他该不是人口贩子吧？”他说。

“谁？你说那个男人？”他对面的女孩撩起黑茸茸的眼睫毛，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

马绎说：“就是他，他有一张罪犯的脸，而且他的动作就像是绑架……”

女孩说：“胡说八道，他们分明是一对恋人。”

“我讨厌他那样儿，非常讨厌！”马绎说，“你没看晚报吗？前几天，又有两个女人失踪了，听说人口贩子都是利用谈朋友，劫财劫色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女孩问。

马绎说：“你就没注意到？那女的一转眼就不见了，我是说让他给吞没了，这多么不可思议。”

女孩不耐烦了，直截了当抢白道：“你有病啊！”

马绎愣了一愣，顿时从白日梦般的胡言乱语中惊醒过来。他再次打量着墙上的镜子，感到疑惑，刚才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？他怎么就不由自主地把从镜子里看见的变形的幻影，当作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案子了？就像女孩说的，他是不是真的有病？妻子跟他说过，迟早有一天会离开他。或许他就此神经过敏了？

女孩见他呆呆出神，缓和了下语气，这一回，她像是安慰他，说：“你别生气，我没别的意思。”

马绎没答腔，他的目光移到外面的人行道上。那对男女在卖洞箫的江湖艺人跟前停留了片刻，向对面的马路穿过去。他们一直保持着进咖啡馆时的姿势，那个女人被裹挟在男人的臂弯里，轻盈至极。在马路中间，女人回了下脸，仅仅是一刹那，马

绎突然发现她是妻子小蜂。

马绎目瞪口呆，张大嘴就要喊叫，但声音被什么东西哽住了，他终于没喊出声。

女孩在座位对面把一个圆滚滚的烟圈喷到马绎脸上。“你还在看她，是不是认识她啊？”她似笑非笑地抬起尖尖的下巴。

马绎的视线停在女孩微张的嘴唇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
“嗨，我问你呐，听见没有？”女孩又说。

“噢，她……她是我的一个邻居。”马绎强装平静地咧咧嘴，他的模样一定难看极了，而且愚蠢。

马路上的景象再次恍惚起来。一辆公共汽车呼啸而过，人流像波浪一样朝两边的人行道涌动。片刻之后，那对男女的背影已消失在汽车喷出的暗蓝色尾气后面了。

黄昏,一间有挂图的房子

男人走进房间。他先看见桌子上落着几只昆虫,那是它们干瘪了的尸体。男人条件反射般吸了吸鼻子。“小蜂,这屋子里怎么有股怪味?”

小蜂正忙着把窗帘拉拢,听见男人的话,便又去开窗。这是间木结构的老房子,四周都是木板做的墙壁,颜色灰暗,点缀着来历不明的污渍,如同上了年岁的老人斑。窗户矮小,猛然一看,倒不像进了房间,而是进了一只开了个洞的木箱子。

一只硕大的灰蛾从窗棂边上探出丑陋的翅膀,男人厌恶地抓起一本书拍过去。灰蛾被打得粉身碎骨,却没掉下。原来它是被人精心粘在玻璃上的。男人感到有些恶心,喉咙里像有虫子在爬。

男人拎起热水瓶想倒点水喝,水瓶悬空着,好不容易滴出几

滴水垢，他把空空如也的水瓶摺回到桌子上。明摆着，这是个颓败已久的家，一切都属于陈年的季节。男人百无聊赖地在床边坐下。小蜂赤着脚从厨房走出来，她刚洗过茶杯，裸露的臂肘挂着水滴。在这个形同废墟的家，地板却异常整洁，一尘不染。小蜂的光脚踩在上面，有一种肌肤相亲的潮润之感，连同她臂肘上晶莹的水滴，给男人带来突如其来的新鲜气息。

知了在窗外鼓噪，骤密如雨。男人的呼吸停顿了，他感觉到了感官上的某种压迫。有时候事情就这么怪，在一个几近封闭颓败的空间里，身体却在迫不及待像花朵一样打开。从床边可以看见开着的厨房，水还没开，煤气灶上的淡蓝色火焰发出嗤嗤响声，陈旧的空气仿佛被点燃，热气灼人。小蜂饱满的胸脯肆无忌惮地顶住了男人游移不定的目光，男人凝滞住的冲动立刻欢快地流动起来了。

他抓住了她的一只手，她顺着他用力的方向，倒向他怀里，然后身子一扭，滑到床上。他们像走进预设好的情节，既略感陌生，又熟门熟路。也许一切都太顺利了，男人吻着小蜂，一面抬了抬脸。

小蜂把男人的脑袋勾回来。男人像蜻蜓点水似的碰了碰她的头发，又抬了下脸。小蜂说：“你找什么？”

男人说：“没什么，你丈夫他……”

“放心，他不会回来的。”小蜂说，“最近他的情绪不太好，老在外面瞎逛。”

男人沉默了，他冷峻的表情像一块坚硬的石头。小蜂朝男人妩媚地笑了一笑，男人喘了口气，俯过身来。从床上的位置仰望，男人的身躯魁伟极了，小蜂的心跳开始加速，她没让男人动

手，自己解开了上衣。一颗纽扣急切间卡住，男人帮她撕了一把，纽扣啪地崩出来，在地板上跳跃几下，骨碌碌滚向墙角。

街上的风撩起窗帘，露出一片涂满晚霞的天空。一个男孩举着竹竿，竹梢上绑着只纱兜，往窗外的树杈上逮知了。树叶在男孩的竹竿下瑟瑟作响。男人的视线被这响声吸引过去，男孩和那只白色的纱兜却一闪而逝。等男人转过脸，小蜂已脱去了胸罩，她像个杂技演员，跷起脚趾，将另一条腿上的短裤一点一点往下抹。她赤身露体站在墙角的镜框下，镜框里装着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。

男人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蝴蝶，不由多看了几眼。从他的角度望过去，脱光了衣服的女人白皙如玉，与缀满五彩条纹的蝴蝶并置在一起，就像镶嵌在墙壁上的标本。他莫明地打了个冷颤。

男人朝蝴蝶伸过手去，但小蜂制止了他。她说：“你别碰它，它是我丈夫的宝贝。”

“他喜欢蝴蝶？”

“忘了告诉你，他是个昆虫爱好者，专门收藏蝴蝶。”

男人又瞟了眼蝴蝶，嘴角浮起的笑容有点生硬。“原来如此，”他说，“他大概把你这个大活人也当成标本了。”
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小蜂说。她的语气带上了不事掩饰的幽怨，“有时候我真觉得闷死了，就像活在一只镜框里。”

男人上前搂住她，一接触到小蜂丰腴的肉体，他的惊惧一下子消失了。他讥讽地眨眨眼睛，快活地说：“他真该死啊……”

小蜂湿润的舌头堵住男人的嘴。两人翻滚到床上，木床被摇响了。小蜂呻吟起来，男人无疑属于驾轻就熟的那一类。

“我丈夫……”小蜂说。

“你丈夫在床上不怎么中用吧？怪不得把你渴成这样。”男人说。

“你别这么说他，他是个老实人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的意思是你跟我上床不完全是为了性，对不对？”

小蜂晃着脑袋，“噢”了一声。

“可你的身体告诉我，你讨厌跟他做爱。”

小蜂回答的是又一阵呻吟。她轻轻咬住了嘴唇，“那好吧，我承认，我丈夫他一点用都没有。”

床头一张卷曲的硬纸片硌疼了男人的鼻子，男人百忙之中忍不住抓过来看了一眼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别，现在别看……”

男人却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喘不过气，“是你丈夫写的吗？”

硬纸片是一张资料卡，看上去像未完成的学术论文的提纲，有这样一行标题：

如果人类的眼睛是复眼

男人说：“这家伙是怎么啦？”

男人说完了又笑，“好啊，如果人类的眼睛是复眼……这家伙怎么啦？”

小蜂不耐烦地推了推男人，“你别管他，他是个疯子。”

男人终于把笑声咽回去，用力抓了把小蜂丰满的乳房，带点恶毒地说：“你丈夫做爱时也看这个吗？”

小蜂一声不吭，咬了男人一口。男人被咬疼了，打了个激灵，于是，他回到刚才的动作中。

天色开始发暗，两具汗涔涔的身躯不知疲倦地翻滚着，床板吱嘎震响，盖过了时起时伏的蝉声。终于，连蝉声也沉寂了。

小蜂拧亮台灯，一束柔和的淡黄色光晕顷刻弥漫狼藉的旧木床。这时候，男人才注意到床头的挂图。是教学用的大挂图，用透明胶带固定在床架正中的墙面上。

男人很吃惊，这么醒目的位置，他居然没有发现。他浑身不自在了，“奇怪，床头怎么会挂这种东西？”

挂图上画的是一只巨大的水晶球，淡褐色，透出些绿光，如同剥开了的石榴，看模样像是什么怪物的眼睛。球体里面布满蜂窝状的小圆圈，这些密密麻麻的小晶体闪烁出诡秘的光芒，像无数只排列有序的眼睛。

“见鬼！”男人说。

“你怕了？”小蜂将一条长腿勾住男人的腰部，半支着上身，笑嘻嘻说。

“我怕什么？”男人的声音十分苍白。

小蜂爱怜地摸摸男人的脸颊，男人脸上的肌肉绷紧了，毛孔收缩，络腮胡子像刺猬似的竖起来。小蜂出了口长气，“不瞒你说，你让我想起了我丈夫……”

“哦？”

“他老对着这张挂图发呆，他说有无数只眼睛在偷看他……他是那么惊恐不安。”